

中华野史



中华野史

(卷九)

明朝 卷(下)

三秦出版社



目 录

卷九、明朝卷（下）

谷山笔麈	(7291)
皇明异典述	(7385)
旧京遗事	(7479)
玉镜新谭	(7489)
陶庵梦忆	(7556)
烈皇小识	(7599)

帝 王 秘 闻

明太祖朱元璋	(7702)
朱元璋早年秘闻	(7702)
朱元璋与马皇后关系揭秘	(7705)
朱元璋暗害小明王内幕	(7715)
朱元璋登基秘闻	(7719)
朱元璋治国秘闻	(7721)
朱元璋诛杀功臣秘闻	(7734)
朱元璋与文字狱秘闻	(7744)
明太祖秘闻	(7749)
明惠帝朱允炆	(7754)
被立为太子	(7754)
太子的藩王之忧	(7756)
燕王夺位	(7757)
建文帝削藩	(7758)
靖难之役	(7759)
建文帝失败的时刻	(7760)
建文帝成了一名云游僧吗	(7762)
“假建文帝案”	(7763)



建文帝“自焚”说质疑	(7765)
建文帝出逃依据	(7766)
建文帝秘事拾零	(7770)
明惠帝秘闻	(7770)
明成祖朱棣	(7773)
朱棣做龙靴	(7773)
朱棣宫闱秘闻	(7775)
明成祖秘闻	(7779)
明仁宗朱高炽	(7781)
仁宗传位秘闻	(7781)
仁宗建馆讲经	(7783)
明宣宗朱瞻基	(7784)
宣宗治国秘诀	(7784)
宣宗私生活揭秘	(7784)
宣宗宫闱秘闻	(7785)
明宣宗秘闻	(7786)
明英宗朱祁镇	(7788)
朝政被太监王振控制	(7788)
英宗被俘	(7791)
南官复辟内幕	(7793)
景帝废太子	(7795)
北京保卫战	(7796)
明宪宗朱见深	(7798)
宠幸万妃	(7798)
宪宗宫闱秘事	(7802)
明孝宗朱祐樑	(7805)
即位前秘闻	(7805)
宫闱秘闻	(7805)
明孝宗秘闻	(7807)
明武宗朱厚照	(7809)
疏于朝政	(7809)
重用刘瑾	(7812)
纵情享乐	(7813)
肆意巡游	(7816)
戏谑丧身	(7820)
武宗外纪	(7823)
明世宗朱厚熜	(7834)
崇信道术方士	(7834)
纵容明代第一大奸臣	(7838)



挥霍奢糜 天下独绝	(7841)
明神宗朱翊钧	(7843)
抄杀流放 一揽大权	(7843)
天违王者意	(7845)
恋美女，嗜美酒	(7847)
皇帝臣子尽豺狼	(7849)
党派纷争乱天下	(7851)
明光宗朱常洛	(7854)
备受冷遇的皇子	(7854)
“梃击案”	(7857)
“红丸案”	(7859)
明熹宗朱由校	(7861)
移官案秘事	(7861)
魏忠贤闹乱官闱	(7862)
不爱江山爱木匠	(7868)
熹宗官闱的秘事拾零	(7870)
明思宗朱由检	(7871)
崇祯帝自缢之迷	(7871)
崇祯官闱秘闻	(7876)
太子惨死内幕	(7881)

后 妃 隐 密

朱元璋的患难夫人——马皇后	(7888)
爱民如子徐皇后	(7891)
家事国事费思量——张皇后	(7893)
妖娆狐媚孙贵妃	(7896)
钱皇后隐密	(7899)
一妃敌两后——万贞儿	(7902)
半老徐娘的魅力	(7902)
残杀人子的魔鬼	(7903)
张太后的晚境	(7906)
三个皇后的悲惨命运	(7909)
遭凌虐二后惨死	(7909)
纵火伤妻恩将仇报	(7911)
慈母的苦心	(7914)
无意争宠有心扶弱	(7917)
谋宝座终成画饼	(7919)
邪不压正	(7921)



喋血明宫田贵妃	(7925)
骄横苛刻的西李	(7928)
西李骄横	(7928)
官中疑案	(7930)
嗜权如命的女强人——郑贵妃	(7934)
争立太子	(7934)
腐化无度	(7936)
三大奇案	(7937)
《忧危谏议》	(7940)

名 臣 名 相

明朝宦官专权第一人——王振	(7946)
排斥三杨	(7946)
盗毁铁牌	(7950)
把持朝政大权	(7950)
敲榨勒索	(7952)
征讨麓川	(7954)
命丧于沙场之上	(7957)
皇帝大伴——冯保	(7960)
幼年入官	(7960)
与高拱斗法	(7962)
落井下石	(7970)
“大伴”，结局悲惨	(7973)
明代臣宦之首魏忠贤	(7977)
市井无赖	(7977)
矫杀王安 屠戮东林	(7980)
手握朝政大权	(7986)
罪大恶极的结局	(7989)
专权乱政的汪直	(7992)
甘当特务	(7992)
一起一落 权势更炽	(7994)
终于死于非命	(7995)
“五虎”之首崔呈秀	(7998)
甘做义子求荣	(7998)
迫害东林迎魏氏	(7999)
一人得道	(8000)
落得个可耻下场	(8001)
内阁大学士——温体仁	(8003)



谄媚魏阉	(8003)
何故自毁长城	(8005)
两奸倾轧得灭亡	(8008)
立地皇帝——刘瑾	(8011)
“八虎”之首	(8011)
祸害朝廷	(8016)
立地皇帝	(8021)
大特务头子	(8028)
刘瑾激化的矛盾	(8030)
权阉受刖	(8032)
青词宰相——严嵩	(8035)
登第与退隐	(8035)
左右逢源 初展宦术	(8038)
登阁拜相 位极人臣	(8041)
恃权聚敛 草菅人命	(8048)
祸国殃民	(8055)
权奸败落	(8057)
两朝叛臣——吴三桂	(8061)
降清	(8061)
谋反	(8065)

名 妓 名 女

董小宛别传	(8074)
冒姬董小宛传	(8080)
李娇凤情系吴公子	(8088)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8091)
高娃舍生取义	(8097)
王翠翘魂断清流	(8098)
侠风义骨李香君	(8105)
文武兼备铁秀英	(8108)
教坊母女	(8108)
欲刺帝王	(5110)
苏州名妓沈九娘	(8112)
“状元红”	(8112)
一纸休书	(8114)
终成眷属	(8115)
色艺双绝马湘兰	(8119)
幽兰出空谷	(8119)



幽兰苦争香	(8122)
唯有香如故	(8125)
金陵名花寇白门	(8127)
妓女亦侠	(8127)
侠妓取义	(8129)
秦淮“八艳”之首柳如是	(8131)
年幼入娼门	(8131)
两历感情纠纷	(8132)
终得人生归宿	(8137)
无奈身死保家	(8143)
卞玉京洁身自爱	(8145)
初入风月场	(8145)
一见钟情	(8146)
出家入道	(8149)
终老惠山	(8150)
说书红妓郑妥娘	(8152)
苦难命运	(8152)
拜师学艺	(8153)
初露锋芒	(8155)
书谏福王	(8157)
圆圆传	(8158)
绝代名花陈圆圆	(8161)
初恋冒辟疆	(8161)
又识吴三桂	(8164)
终悟万事休	(8166)
娇小玲珑香扇坠李香君	(8169)
从师李贞丽	(8169)
巧笑艳歌皆我意	(8169)
香君贞丽纷落难	(8173)
桃花扇留情	(8177)

当 朝 要 案

《忧危竑议》疑案	(8180)
深宫疑案	(8185)
郭桓贪脏案	(1888)
刘恩等人被诬案	(8191)
于谦之案	(8193)
真假女婿案	(8197)



目 录

袁崇焕案	(8200)
洪羽越狱案	(8203)



谷山笔麈

〔明〕于慎行 撰

卷 一

制典上

唐制，天子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阁。由正衙唤仗，由阁门而进，百官随而入见，谓之入阁。以此推之，乃以常朝御正衙，朔望御便殿也。本朝朔望御正殿，百官公服朝参，而不引见奏事；每日御门视事，百官常服朝参，诸司奏事。盖以朔望御殿，备朝贺之礼，而以日朝御门，为奏对之便。较之唐制善矣。

国初设官，以品秩为上下。当时朝仪，想亦专叙品级，不分散要。世宗自甲午以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肆礼，惟讲会同之仪，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穆考登极，始复常朝，鸿胪搜求故实，多所散失，不知于世庙初年合否。以予所见，班行其东西分立，则勋戚在西上，东面，不与百僚齿。左班面西侍立，一品、二品为第一行，三品次之，为第二，四品五品京堂次之，为第三，宫坊五品六品次之，为第四，翰林六品七品次之，为第五，两房中书次之，为第六，此为一段。其下，则六科为第一，吏部第二，中书舍人第三，此为一段。其下，则御史第一，五部次之。自此以下，品级官制紊不可纪矣。右班面东侍，则锦衣在前，五军都督府次之，其后，七十二卫指挥等官，不惟班次不可知，即冠服蓝缕，往往而是。叩头礼毕，则左班内阁，右班锦衣，俱由玉陛升立金台左右，六科升立甬道左右，东西向，御史立于甬道左右，北向。其北面行礼班次，则公、侯、驸马、伯列三班于前，去文武阶次稍远，其下，则文武两班同上御道，左右分立，一品、二品为第一，三品第二，四品、五品京堂至翰林史官、吉士第三，科道、中书第四。其下，则六部郎官亦颇紊乱。其同班叙立，翰林七品在小九卿六品之上，宫坊六品在小九卿五品之上，宫坊五品在大九卿五品之上，讲、读学士在大九卿四品之上，惟让金都、少詹、光，学士在金都之上。至于六部郎官，往时或叙衙门，一吏，二礼，其下则户、兵等



部，故有主事立于郎中之上者。其后，户部主事贺邦泰者，以礼部在其上，尝上书争之，有诏：六部郎中并列，员外次之，主事又次之，以官品为叙。然熟视诸曹与吏部齿者，咸踈踈若不敢先。久之，又稍稍紊矣。右班武臣，当以都督为先。自世庙以来，锦衣权重，又陆、朱诸公皆三分重衔，官在都督之上，故立于首，若与内阁相视者，而都督以其贵宠，不敢与亢故也。万历戊寅，朱太傅已没，掌锦衣者，俱都指挥等官，相沿旧规，仍立前列。其后，遂有争议。部中以锦衣贵重，竟不能持可否，乃令锦衣仍前立，行稍下，都督立其后，稍上，鸣鞭行礼毕，则锦衣升立金台，都督方为首行矣。此迁就之方，非正礼也。

古时五等之爵，原有等级，如唐爵，国公一品，郡县公二品，侯三品，伯四品，子、男五品。至宋，略仿其制。惟本朝公、侯、伯三等皆在一品之上，不与文武齿矣。

《大明会典》：“官员隔一品避马，隔三品跪。”惟法从不然。今诸寺大卿皆三品也，乃避尚书、侍郎，公侯勋臣在一品之上，乃避内阁，六卿二品避内阁，亚卿三品避太宰，文官八、九品者，亦与公侯抗礼，道上不避，此倒施也。史官、谏议与六卿抗，抑亦过矣。《会典》所载，直为不与同品者比，非欲以新进书生与朝廷老臣分廷则坐也。近世风俗大坏，人心不古，大臣持禄固位，折节于台谏，台谏怙势恃力，抗颜于大臣，安所得廉远堂高之义哉？若大臣不爱官爵，即自重不为抗，台谏不畏强御，即守礼不为诎。奈何其不然也？

国家典章制度掌故，所守不肯深考参稽，多所谬误。往在部中，见一二事可笑。如金山列庙妃嫔，岁有遣祀，其谕祭之文，皆其初附祀典，出于先朝所命，叙其奉供之劳，此易世即当更者。又或仅隔一朝，犹称庶母，皆当世之称谓也。今已累历朝数矣，以伦辈推之，皆在高曾以上，而犹用旧文，此何理也？又国初仁、宣以来，为天潢长支，其视诸王之行尊者，皆叔父也，故王书有叔无伯，其视诸王同行者，皆弟也，故王书有弟无兄，此自当时伦叙言之尔。今历数世，长幼之伦，互有上下，而赐书之文，犹用旧稿，至有以伯为叔，以兄为弟，又何礼也？两房中书惟据旧稿抄誊，不核世次，诸公以为故事，不甚咨省，故谬讹至此尔。南京太庙已不设主，惟奉先殿有五祖神主，以仁孝皇后配享，此亦一大谬也。

昔颜鲁公请定唐列圣之谥，以为周之文、武，称文不称武，称武不称文，盖举其至者故也。今列圣谥号太广，有逾古制，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初谥，以省文尚质，正名敦本。议者皆以为然。或谓，陵庙木主、玉册，皆已刊勒，不可轻改，其事遂寝。不知陵庙所刻，乃初谥也。人臣当国家制度，苦于不能深考，为识者所讥，此其证矣。鲁公议谥号，最为有见，然当时尊号徽称至十余字，何不并议更之？天无上之尊，近于无名，即谥止一字，不为贬损，然追崇祖先，褒述功德，即称名稍溢，亦不为过，奈何身临宸极，临制万方，而徽号尊称重累不已？益无谓矣。本朝庙号多至十六字，比之唐、宋尤为过溢，惟年号不更，及主上临御，不上尊号，此唐、宋所不及也。然圣母徽称累至数字，亦觉太溢，此与人主尊号何异？尊养之至，亦岂在弥文繁称哉？

本朝谥法亦有参差。庙号十六字，而亲王谥止一字，此以多为贵也。亲王一字，而郡



王大臣二字，此则以少为贵也。后世庙时，谥真人为四字，则又以多为贵矣。

宋高宗山陵，朝议以世祖为号，尤褒驳之，谓：光武以长沙王后，布衣崛起，不与哀、平相继，称祖无嫌；太上中兴，实继徽宗正统，以子代父，非光武比。乃称高宗。以子继父，不当称祖，诚万世断案，而嘉靖上成祖庙号，无以是告者，岂未深考与？抑知而不敢也？

唐制，二月八日及生日、忌日公卿朝拜诸陵。又有忌日行香于京城宫观，天下诸司，亦于国忌行香，至宋犹有宫观行香之礼，外州不同也。汉、唐以来，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沾衾枕，事死如生，至宋不闻有此。本朝国忌，上陵及内殿有祭，无行香宫观之礼。诸陵惟中官洒扫，不遣宫女，皆前代所不及也。

本朝行出，乐设不作，回銮乃奏鼓吹。初不解其故。及读《南史》：梁武帝有事太庙，诏以斋日不乐。至今，銮舆始出，鼓吹从而不作，还宫乃如常仪。方知驾出不奏鼓吹，盖有所本云。

唐、宋郊祀之典，费至巨万，每以国用不充，旷而不举，此未达蚩粟陶匏之义也。唐每郊祀，启南门，灌其枢，用脂百斛，即此一端，他可知矣。今都城南门亦闭不开，惟郊祀驾出方启，不过数军士推转之耳，何至用脂数百斛耶？

本朝后妃多出民间，勋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势使然，顾于国家有益。观汉宣帝许后起微时，登至尊日浅，从官车服甚俭。及霍后立，舆驾侍从日盛，赏赐官属以千万计，与许后时悬绝。女子若生长富贵，不知民间苦乐，起而居天下之上，纵志奢华，无所吝惜，人主又从而悦之，奇技淫巧必从此作，天下敝矣。闺阁子女，平生所见，固少奢丽之观，一旦享至尊供奉，方且骇惧若不敢当，其于服饰器用，必有爱惜，不至暴殄。且在人主左右，得以民间所见，朝夕陈说，使九重之上，知闺阁情苦，胜于箴诵训谏当万万也。祖宗立法之善，此其一云。

唐时公主下嫁，舅姑拜之，妇皆不答，至德宗始从礼官言：公主拜见舅姑、兄姊，舅姑坐受，兄姊立受，如家人礼。此可为后世法矣。本朝公主出府仪注：三日拜见舅姑，公主东向，舅姑西向，立受二拜。较之唐制已为不侔，然尊卑之分犹自不紊，第不知果能如仪否。而王府郡县主君出嫁民间，乃或持居尊之体，与舅姑抗，此不知令甲者耳。

制典下

古今规制大略相仿。自汉以来，奏事得请札报曰“可”，即今之“是”也。江左诏书画“诺”唐时画“闻”，即今之“知道”也，其称“奉圣旨”，则自宋然矣。

唐时废置州县，除免官爵，中书为发日敕，请御画而行，想即所请制日也。今制，诰命惟书成进览，用宝而行，不请御画矣。

唐史：崔胤奏事，昭宗与之从容，或至燃烛。高骈子使人给毕师铎曰：“已有委曲在张尚书所。”当时臣下奏对，谓之“从容”，机密文书，谓之“委曲”，此虚字实用也。唐时，臣下取旨，谓之“候进止”。宋时，臣下取旨，谓之“伏候指挥”。本朝谓之“请旨定



夺”。此实字改用也。

唐制，降诏之外，有所访于群臣，则用朱书御札。今内降御札，犹用朱书，其例昉此。

今制，平行文移，率用“准”字，即“準”也。自唐以来，皆用“準”字，至寇準为相，省吏避其名，遂减“十”字，至今不改。

唐初，诏敕皆中书门下所撰，乾封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待诏北门，谓之“北门学士”。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于银台门内，以处艺能技术之士，又置翰林待诏，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学，又以诏书文告悉由中书，多至壅滞，始选朝官有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俾专内命。至德以后，天下用兵，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翰林学士例置六人，以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以独当密命故也。贞元以后，为承旨者，多至宰相。此唐时始未也。宋时，以中书舍人掌内制，翰林学士掌外制，每有除命，锁院撰草，有所不合，贴黄执奏，而宰相之选，多在其中。至于医卜供奉，亦附翰林。此宋时翰林大略也。今之内阁，即承旨、两制之遗而权任过之。学士以下，讲读、撰述分领艺文之事，若汉之承明、金马，而书画技术之流，分置两殿，视宋之制为尽善也。

唐之选法，五品以上，宰相商议可否，以制敕行之，六品以下，吏部铨才奏拟，诏于告身上画闻，而无所可否。其后，宰相权日起，拾、补以下，皆不由吏部，非正法也。本朝卿贰开府、五军都督及各边大将，吏、兵二部会九卿推补；方面及将领，吏、兵二部各推二人名，诏用其一；守令以下，则径拟一人，诏旨报可，无所可否矣。法与唐略相似，而就中主持，皆由本部，九卿与会议，无所从违，视古之吏部，不啻重矣。

汉、晋以来，朝官乘车犹有古制。唐将相王公皆乘马，至无和中，宰相张弘靖出为幽州节度，雍容骄贵，肩舆造太极殿。又昭宗讨李茂贞，长安市邀宰相肩舆诉其无罪。即此数事，唐已有肩舆之制矣。宋初，朝臣亦乘马，三品以上，方用绒座，以别等威。及建炎南迁，以江南街路滑，始许朝士乘檐子，亦肩舆之制也。承平日久，渐习安佚，自古然矣。国朝文武大臣皆乘马，自景泰以后，三品文臣例许用轿，勋戚一品，惟年老宠优者方敢陈请，他不许也。

唐制，中官服色，即中尉、枢密，皆褙衿侍从。僖宗之世，始具襴笏。至昭宗即位，大祀圜丘，又命以冕服剑佩侍祠，盖杨复恭恃援立之功，威棱震主，故以是假之也。按唐初，士人服衿，马周上言，请加襴绸褙褙，为士人上服。开胯者，为缺胯衫，庶人服之，想即所谓褙衫也。衣裙分，谓之褙，如今边将箭衣之制袍。施横幅于下，谓之襴，今之襴衫。本朝中官，贵极于四品，其后多赐蟒玉，为一品之服，而朝服则不以服，此亦褙衫之遗也。惟司礼之长，遣祭中溜，则有祭服，其徒多图之画像以为荣观。可见冠冕服法不施替御，自昔然矣。

唐、宋宰相执政受命，皆宣麻，播告百官在廷，至节度使受命出节，撤阁屋无倒节理，以示不屈，其重如此。本朝自永、宣以后，大小除拜，止于题疏报可，不给诰敕，即内阁、六卿，亦止片纸书名，传宣所司，边镇大将，捧制敕而出，如遣一使，视古宣麻推



穀之礼，抑何远也！

唐制，拜官之日，即给告身。其人先输朱胶绶绸价钱，方请书给，即今之诰敕也。宋制亦然，每至宣麻，诞告锁院演纶词头已下，外人未知，其密且重如此。

国初，拜官之初，亦给诰敕。其后，除授升迁，止奉成命，吏部备云旨意，移以咨劄，以为凭据，至考满覃恩，方给诰敕，以奖其成。是虚者反重，实者反轻也。世衰俗敝，惟利否所在以为重轻，而不知大体，故训词累牍之褒，视如文具，而批答一言之报，宠若丘山，非累牍轻而片言重也，劝诫者虚而黜陟者实尔。夫君父之命，如纶如綍，恩则雨露，威则风霆，奈何以进用为荣而因以重其言，以奖成为虚而因以轻其典耶？人心世道，此足以观矣。

唐时，致仕官朝参之班在本品见任之上，此意甚雅。至宋时，大臣虽隆贵显赫，其考终书衔，以有致仕为荣，故当时致仕大臣，相知为诗贺，其重如此。本朝致仕官居乡，礼体与现任同，而无朝请之文，然犹有古意也。乃迩来世俗薄恶，日趋顽敝，大臣悬车，至不见礼于小吏，而士大夫贪逐名宠，往往以致仕为讳，而有得罢去者，辄曹聚而唁之，何论贺矣！嗟夫！此所关系甚大，非浅见者所知，即语之亦不解也。

唐庄宗时，吴越求以金印玉册封国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册，王公皆竹册，又非四夷无封国王者。帝曲从谏请，予之。今制，两宫徽号用玉册，亲王金册，郡王镀金银册，印如其册，而国王之号，亦惟施于四夷，宇内不封也。

宋理宗谕群臣曰：“近来早朝，多奏臣下辞免小事，而事件大者，乃从缴进，甚非临朝听政之意。今后宜就早期面奏。”此与本朝制度大略相同。总之，承平之体，相袭而然，皆非开创之规也。

元时，宰相拜住言：“朝廷虽没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上之言动，宜悉书之，以付史馆。”可见起居之废，肇自胜国，上下之隔久矣。观《通鉴续编》所记元人事实，与今《实录》规格不甚相远，以此知本朝《实录》，乃国初馆阁诸公沿袭元人之法而成，所以远不及古，良可慨也。

元至中叶，经筵之制大备，以勋旧大臣知经筵，次至同知讲、读以下，大略如今日之法。宋时所未有也。

至治三年，命学士曹元等纂辑累朝格例，名曰《大元通例》，颁行天下。天历元年，又命儒臣采辑本朝故事，准唐、宋《会要》，名曰《经世大典》，即今《会典》体也。

宋、元封赠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赠父母，降本身一等，盖推恩近重而远轻也。然子孙之心终有不忍。本朝封赠三代，一如见爵，教孝之典，可谓大备矣。



卷 二

纪述一

纯皇之诞孝庙也，百万贵妃宠冠后廷，宫有有孕者，百方堕之。孝穆太后旧为宫人入侍，已而有孕。贵妃使医堕之，竟不能下，乃潜育之西宫，报曰：“已堕。”上不知也。一日，上坐内殿，咄嗟自叹，一内使跪问故，上曰：“汝不见百官奏耶？”小内使应曰：“万岁已有皇子，第不知耳。”上愕然，问：“安在？”对曰：“奴言即死。”于是太监怀恩顿首曰：“内使言是。皇子潜养西宫，今已三岁，匿不敢闻。”上即敕百官语状。明日，廷臣吉服入贺，遣使往迎皇子。使至，宣诏，孝穆抱皇子泣曰：“儿去，吾不得活。儿见黄袍有须者，即而父也。”皇子衣小绯袍，乘小轿子，拥至奉天门下。上抱置之膝，皇子辄抱上颈，呼曰：“爹爹。”上悲泣下。是日颁诏天下。时孝肃居仁寿宫，恐皇子为皇妃所伤，乃语上曰：“以儿付我。”皇子遂居东朝。自是，诸宫报生皇子者相继矣。一日，上出，贵妃召太子食，孝肃谓太子曰：“儿去毋食也。”太子至中宫，贵妃赐食，曰：“已饱。”进羹，曰：“羹疑有毒。”贵妃大悲，曰：“是儿数岁即如是，他日鱼肉我矣。”忿不能语，以致成疾。初，孝穆为宫人时，有宫人当直宿者病，而强孝穆代之，遂有孕云。孝庙既生，顶上有数寸许无发，盖药所中也。传云：太子迎入东朝，贵妃使使赐孝穆死。或曰孝穆自缢。万历甲戌，一老中官为予道说如此。

世庙晚年，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穆考在潜邸，朝夕危惧。今上诞生，不敢奏闻，至两月间不敢剪发。一日，有宫女最幸者，乘间以闻，上怒而谴之，宫中股栗，莫知所为。太监黄锦熟念无可为策，一日，伺上色喜，即命宫女、中官于殿廷栏楯所至皆置樽俎，上问何故，黄即伏奏：“皇上有喜。”上曰：“何喜？”黄曰：“上自思之。”上迟回曰：“念惟生一孙，差可喜耳。”黄即呼宫女、中官顿首呼万岁。于是，礼官始敢以皇孙闻也。

世庙久在西内，朝夕御膳，不用大官所供，皆以左右贵珰输直供应，取其精洁便适也。诸珰以此市宠，务为丰华。穆庙以来，相沿为例。已而赐予日减，诸珰匱竭，而供膳之费，不减旧时，无论其他，即司礼之长，日役内使百余，以供厨传，所费可知也。诸珰力不能供，无以为资，往往请托诸司，以佐其费。蠹政之源，亦有在焉。尝谓此事极为不雅，以万乘之主，玉食万国，而受左右私养，是何体统？及考唐玄宗时，诸贵戚以进食相尚，每进水陆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乃知此风自古已然。彼或偶一进献，非以为常，故能极其侈靡若此。明皇荒侈之时，何所不至，岂圣世所宜有哉！

一日，从二三同列入观西苑，见空地柱础台阶皆为瓦砾。问之，则隆庆改元，将世庙所建离宫大半拆毁故也。予怛然伤之，以为当时柄国之臣，轻损旧迹，非臣子之义。及读南宋史，孝武奢侈无度，大营宫室，及帝殂，执政者即罢南北二驰道，及孝建以来所改制度，悉還元嘉之旧。尚书蔡兴宗以为：“先帝虽非圣德之主，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古道

所贵，今殡宫始撤，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此。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嗟嗟！兴宗数语，可谓知大义矣。大臣不明忠孝大义，本诸人情，协之天理，而徒以私智小慧牢笼天下，往往为有识者所窥，竟亦莫之悟也。若此，而高谈学术，自附圣贤作用，宁能使天下无识微之士耶？

萧育论赵飞燕事曰：“褒奖将顺君父之美，销灭匡救既往之过，古今通义也。事不当固争，防祸于未然，各随首阿从，以求容媚，及宴驾之后，尊号已定，万事已讫，乃追探不然之事，讦扬幽昧之过，此臣所深痛也。”此数语，极中人臣不忠之弊。隆庆中，阁学新郑高拱正王金之狱，其议与此暗合，虽其指在于矛盾华亭，加以大罪，而其言则大体所关，不可易也。然赵氏绝成帝之祀，方士损世庙之名，于法又不可不诛。若直为君父隐过而不讨其贼，则世之可讳而不敢发，有甚于此者矣。

嘉靖末年，文学侍从诸臣，多以撰述玄文人直西苑，恩礼优越，百僚莫望焉。隆庆以来，主上常御讲筵，词林诸臣，横经入说，亦荷殊恩，岁时赐赉，从阁臣之后，回视西苑之遇，虽不如其烜赫，然于儒臣之体则不失，贤者所乐从也。予在礼曹，中州郭文康公朴曾有一书，称“公等遭遇圣明，荷恩以正。”盖自叹当年西苑之事出于不得已，而有慕于后进云。

穆考在位六年，恭俭宽简，未尝有过举，一日思食驴肠，左右请宣索，上曰：“此宣一出，大官将日杀一驴以俟矣。”遂止不进。又东宫尝欲啖市汤，召一中使问价，使请发百金于市，不时索进，上曰：“此在崇文街坊卖，银二三钱可买许多，何必用如许？”乃以银三钱，即买两盒以入。上曰：“此需百金耶？”尤节赏赐，中官即甚爱幸，不赐金帛。在玄武门较射，中者以二胡饼赐之。其俭如此。

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者，生母止称皇太妃。我朝孝肃以来，始并称太后，惟嫡母加徽号二字。隆庆壬申，上冲年即位，议两宫尊号，召辅臣张居正等于平台面谕，欲于皇贵妃尊号多加二字，盖反欲尊慈宁也。面谕之明日，东阁会揖，江陵谓礼部曰：“故事，中宫当加二字，既同为太后，多二字何用？”时豫章王希烈为礼侍，署篆，即应曰：“诺。”于是，两宫并尊。慈宁既不加多，亦不减一字矣。是时，皇上圣冲，虚心以听，辅臣肯力争一言，引古曲谕，当亦无难处者，乃迎合内旨，使祖宗旧法，一旦更变，识者慨之。嘉靖初年大礼之议，至于发言盈庭，死者接踵，兹乃至两宫之礼，无一人片语者，可见士气人心日以委靡。事若不急，所关甚大。

万历甲戌五月，穆考祔太庙，一日东阁会揖，相君谓少宗伯汪公镗曰：“祔庙，新主当从左门入，以高庙在上故。”汪曰：“故事，当从中门。”相君曰：“安知故事不谬？第从左门入，不必议。”汪俯曰：“唯”。万历初年，议礼论政之体皆仿此。

上即位时，方十岁，以英明闻宫中，谓之小世宗。一日，穆庙恭妃院遣一内使持金茶壶闯出禁门，遗其私家，为门者所奏。上曰：“此器虽妃所有，然大内器不当闯出。”诏管内使三十。乃使使以百金遗妃曰：“即妃家贫，以此给赐。先帝所赐器，不可出也。”

上初即位，宫中内宴，仁圣上座，慈圣犹在阁中，不敢同坐，其后稍久，乃并坐云。国朝家法极严，上诣两宫朝，皆设席座前，起居叩头，跽而受茶，迄不敢坐。即时内宴上



座，上坐东阁，中宫坐西阁，每一奏酒，上自执爵，中宫持樽，长跽而献，仍各退入东西阁，再奏，又出，以至九奏，传两宫起，上与中宫仍跪请留。已，乃设小座于阁内，两宫帝后同座，行爵无算，始为家人语。盖大宴，帝、后不坐也。宫中内宴，谓之上座。先期有奏书，宴有致语，皆词林撰进。

甲戌，上一日御讲毕，语辅臣曰：“昨日禁中花盛开，侍母后赏宴甚欢。”盖指慈宁宫也。辅臣奏曰：“仁圣太后处多时寂寞，惟上念之。”上起还宫，以白慈圣，即自驾往迎仁圣过大内赏花。母子传觞而饮。

上一日御文华殿，语辅臣曰：“先帝雅好珠玉，朕思此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好之何用？”居正等奏：“圣谕甚善。第恐有妃后时不免要用。”上曰：“亦不用也。”时圣龄十有一岁。

经筵进讲，在文华前殿，日讲在殿后穿廊，正字在后殿东阁设一幄，次又东一室，乃上所游息。一日，同二三讲臣入视，见窗下一几，几上设少许书籍，又一二玉盆，盆中养小金鱼寸许，上所玩弄也。西壁一几，几上笔砚无甚珍异，笔皆市中所买，上贴笔匠杨彦章名楮，皆折简，一如士人所用。其朴如此。

江陵相君柄政，上眷顾殊绝，古今无两。每日御讲筵，讲臣出就直庐，平漏，相君以侍书入，在文华后殿东偏张一小幄，相君、司礼侍立，造膝密语，于此见之，上顾相君有所欲语，正字即却走，出殿门，少刻，闻语止乃入。一日，江陵在直庐感病，上御文华后阁，亲调椒汤，使使赐之。又盛暑御讲，上先就相君立处，令内使摇扇殿角，试其凉暄；隆冬进讲，以毡一片铺丹地，上恐相君立处寒也。

上一日御讲，一中官旁侍，窃摇扇，上忽目之，还宫，召而杖之曰：“诸先生在旁，见尔摇扇，以为我无家法也。尔不畏诸先生见耶？”

慈圣内教极严，上或宫中不读书，即召使长跽面数之。每御讲筵入，常戏作讲臣进退之礼，进进太后前，以验其记否。当朝日，五更至上寝所，呼曰：“帝起，今日早朝。”即呼左右掖坐，亟取水为上沃面，挈之登车以出，故上宫中起居罔有不钦。而一二大珰，奉太后懿旨，左右夹持，时至过当。比上春秋稍长，积有所不堪，而难于发也。

上初登极，或时与宫中小内使戏，见冯珪保人，即正襟危坐曰：“大伴来矣。”小内使侍上游戏者，冯珪常阴罪之，故宫中皆严冯珪，珪亦稍专横，即上有所责罚，非出冯口，毋敢行者。及上稍长，积不能平，而左右一二亲昵，稍稍以冯珪罪状闻，上以太后故，不敢发，然心恨之云。一日，上戏以所御扇藏殿中隐处，戒左右毋泄，而令冯珪求扇，冯汗流四驰，求之不得，以是为剧。又一日，见冯珪衣大红色甚鲜，问曰：“何处得此。”方食蜜饯，即以赐冯，亲为纳之袖中，油尽污乃止。冯退而泣。

纪述二

上初即位，好为大书，内使环立求书者常数十纸，而外廷臣僚得受赐者，惟内阁、讲臣数人而已。所赐江陵如“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尔维曲蘖”“汝作盐海”“宅揆保衡”